



JES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in Literature

JESL, Vol. 1, No. 1, 2026, pp.92-105.

Print ISSN: 3107-3492; Online ISSN: 3107-35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esl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esl260106waaeg>



美国黑人经验的全球南方视域书写 ——奥德·罗德诗歌中的差异损耗、创伤传递与多元融合

张跃军 (Zhang Yuejun), 李奕奇 (Li Yiqi)

摘要: 奥德·罗德出生于美国纽约哈莱姆区的一个加勒比移民家庭, 身处物质与精神、中心与地方的双重夹缝中, 族裔身份所内化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困境赋予罗德诗歌差异书写的特质。罗德在全球北方、北方传统中的南方及全球南方理论等三种语境中, 书写作为黑人主体从差异损耗、创伤传递到多元融合的转变。罗德诗歌以“深南”视角, 表现“全球南方”视域如何调停来自殖民过去与新殖民当下的焦虑, 并以多元价值取代差异损耗, 疗愈种族记忆中的创伤。

关键词: 奥德·罗德; 全球南方; 差异损耗; 创伤传递; 多元融合

作者介绍: 张跃军, 教授,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 774559939@qq.com。李奕奇 (通讯作者),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副教授,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 portia@gdufe.edu.cn。

Title: Writing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Differential Attrition, Traumatic Transmission, and Pluralist Integration in the Poetry of Audre Lorde

Abstract: Audre Lorde was born in Harlem, New York, from a Caribbean immigrant family. Caught in the dual interstice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as well as center and periphery positions,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existential predicaments internalized within her racial identity endow Lorde's poetry with a distinct quality of writing difference. And Lorde articul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lack subjectivity in the

contextual layers of the Global North, the South framed by Northern traditions, and Global South, charting a trajectory from differential attrition to traumatic transmission and ultimately to pluralist integration. From a Deep-South perspective, Lorde demonstrates how a Global-South vision mediates anxieties arising from both the colonial past and the neo-colonial present. By foregrounding pluralistic values, Lorde replaces attritional violence with a poetics of difference that seeks to heal the trauma embedded in racist society.

Keywords: Audre Lorde; Global South; differential attrition; traumatic transmission; pluralist integration

Author Biography: Zhang Yuejun,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774559939@qq.com. Li Yiqi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candidate at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portia@gdufe.edu.cn.

引 言

奥德·罗德（Audre Lorde, 1934—1992）自我定义为黑人、女同性恋、诗人、女战士（2007, pp. 39-40）和女性主义者（2007, p. 59），加上身为母亲，这表明其身份的多元与矛盾。作为黑人女性诗人，罗德深受美国社会种族、性别等因素影响，终其一生践行差异政治的关系平等主义与情感经济的爱欲生产理念，于夹缝间探索并书写“深南”视角中的差异价值（“深南”视角涵盖全球北方语境、加勒比记忆与全球南方语境中的黑人经验）。诗歌如何表现全球化神话暴力与幻灭、如何在抵制中破局，是切入罗德诗歌差异价值的关键所在。

以经济视角切入的罗德研究涵盖：经济与文学关系概览、公平贸易与自我价值认同、年轻黑人与非洲政治经济、白人至上的反人道本质以及社会不公的制度成因、社会经济形塑的女性身体与消费欲望、女性主义视角下性交易的正义之争等话题。《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第59卷第2期，在代码为“J”的“劳动与人口经济学”类目下，收录了涉及罗德诗歌修辞的非裔政治思想研究（2021, p. 708），由此可见罗德研究与政治经济研究之间的交叉性。特纳（Jack Turner）指出，罗德差异政治理论的意义在于其关于关系平等主义的实践方略：有助于描摹不平等的分布图景、组建多元联合阵线，并将个体视作平等价值最终的主体与归宿；平等在道德层面具有优先性，是首要的价值承诺，而差异则是罗德探寻实现这一承诺的分析路径（2021, p. 563）。阿特雷亚（Bama Athreya）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凸显女性在服装供应链上的弱势地位，并以罗德《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为例质疑现行公平贸易体系，提倡重塑女性的自我价值认同（2022, p. 18）。奥伊纳斯等学者（Elina Oinas et al.）称，罗德在全美妇女研究协会大会主旨发言中怒斥社会不公，表现了年轻黑人投身非洲政治运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决心和勇气，表明罗德研究与政治经济研究之间的潜在联系（2018, p. 10）。吉本斯（Andrea Gibbons）指出抵制白人至上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需了解五类拒斥他者的白人至上心态，这有助于

根除资本主义种族优越论所引发的社会不公；在阐释五类心态时，作者引用了罗德诗文中黑人女性对种族歧视的日常感知为佐证（2018, p. 735）。加德纳（Kirsten E. Gardner）的疾病书写研究发现：乳房假体产业1945-2000年间的发展表明，医疗体系借诸如“医疗恢复”之类的消费主义陷阱，推动假体需求与产业发展；这一论证引用罗德《癌症札记》中的个人经历与反思，佐证社会经济形塑女性身体与消费欲望的观点（2000, pp. 587-588）。赖利（Kristine Riley）指出，修复性正义虽以服刑作为代偿方式，实则争议颇多，尤其在该机制被纳入刑事司法系统后更为明显；其中，在法律制裁与道德审判双重压力下，性工作者无法通过代偿机制解决性交易与街边经济（street economy）中女性从业者的困境与矛盾；这一论述借助罗德作品提倡的差异观作为构建多样身份，从而化解内在矛盾、解决社会不公（2017, pp. 1169-1170）。以上成果出自人口与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且以罗德诗文为佐证，涉及族裔、性别和消费主义等议题。迄今为止，鲜见将全球南方理论引入罗德研究，系统阐释其诗歌经济书写中的黑人经验。实际上，诗人生平和创作与南方视野和经验息息相关。本文聚焦罗德诗歌中地缘政治与情感经济视域下的爱欲书写，以期发掘种族-性别阈限身份中的差异价值。

一、全球北方语境中黑人经验的差异耗损书写

穆尔蒂（Pashmina Murthy）的《深南方：美国南方与全球南方》（“Deep Souths: The U.S. South and the Global South”）一文考察美国南方作为南南关系之一例，通过与加勒比、拉丁美洲及西非的对话，探讨其情感话语和结构与全球南方理论的适配性问题^①。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令人担忧，“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苍白无力。南方理论是在与北方传统的持续抗争中发展起来；而黑人的生存体验则是对南方理论的有力支撑，控诉白人至上的北方传统在美国本土的内部殖民，并表现全球化设想如何在北方内部酝酿并向外传播。常昶在《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译者序中指出，该书作者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惯于以隐喻式的意象揭示全球化世界的复杂问题^②；另一方面，罗德则以充满隐喻风格的诗歌形式披露“深南”处境中的美国黑人生存境遇。

以“深南”语境审视黑人被贬损的生命，不失为阐释罗德美国黑人经验书写的一次南方理论实践。罗德诗歌《权力》（“Power”）^③聚焦黑人少年格洛弗（Clifford Glover）被警察谢伊（Thomas Shea）当街射杀的暴力执法事件。1973年发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的这次事件引起巨大社会争议，当事人谢伊被控谋杀，却由陪审团裁定无罪。因枪杀事件的无正义审判结果，诗歌叙述者“我”处于情感与制度之间的阈限，以及可言说与不可言说、政治行动与情感瘫痪的心理临界点。诗行“我被困在一片由枪伤构成的荒漠里”与“当它渗进那使我迷失的白色荒漠/那没有象征也没有魔力的地方”（*The Collected Poems*, p. 345）

^① López, Alfred J., & Quintana-Vallejo, R. (Eds.) (2024).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South*. Taylor & Francis Group, p. xvii. 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只标出“*The Routledge Companion*”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斯洛特戴克 (2014): 《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译者序）第3页。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只标出《资本的内部》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Lorde, Audre. (1997). *The Collected Poems of Audre Lorde*. W. W. Norton & Company. 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只标出“*The Collected Poem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另，文中罗德诗歌引文均为原诗自译。

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性暴力，“由枪伤构成”的荒漠更加荒芜、孤绝。诗人把社会暴力物质化为景观，暗示暴力不仅是社会事件，而是黑人所面临的残酷政治与社会生态。枪杀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事件，在时间上是即时的，在空间上是爆发性的、具有景观特质，并以瞬间的、引人注目的可见性显现出来（Nixon, 2011, p. 2），但其无正义审判却是美国社会结构性暴力对黑人权利的无情碾压，以及对黑人生命权的漠视。无罪判决无疑背离美国宪法对生命权的捍卫（Vile, 1997, p. 181），揭示美国社会的平等构想与实践中的傲慢的白人中心与种族偏见。在“文化大熔炉”的理想下，黑人的权利与价值却是可商榷、可损失的。诗行“死去的孩童，黑面扭曲、颓然倒地”（*The Collected Poems*, p. 345）中“黑色面庞”既表示面庞黝黑，也指白色荒漠中“被舍弃的黑色躯体”；黑色血肉被抽离暗示正义阈限之上，黑人生命的象征价值被剥夺，这说明黑人生命在美国社会体制中是无价值的、可消费的对象。北方理论传统根植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同时内化白人至上理念，并以此作为文学经典建构的无意识基石。罗德借“白色荒漠”意象，将“全球南方研究挑战北方传统、质疑现代性霸权的逻辑”（*The Routledge Companion*, pp. xv-xvi）与反种族主义相结合，探索如何化愤怒为力量，为黑人群体赋权。该诗把血、沙漠、白色、黑色等象征意象引入政治生态中，使象征不再是脱离现实的修辞技能，而成为一种具身的事实，颜色也超越隐喻成为法律暴力的实施依据。诗行“渴求着他的血的湿度”“胃因想象中那血的滋味翻腾”（*The Collected Poems*, p. 345），描述一种被暴力同化后的生理性愤怒，表现了见证者/母体在创伤面前的矛盾：既想救治，又被暴力的欲望吞噬。诗中，罗德将愤怒视为被压迫者的一种知识与资源，记录黑人群体的生存感受；同时，诗人也以道德与族群意识将愤怒转换为力量来源。换言之，诗意书写将黑人群体的愤怒转化为自我约束与反思，从而避免其坠入仇恨与毁灭的深渊。

如果说枪杀是赤裸裸的暴力事件，那么庭审则揭示了慢暴力（slow violence）如何逐渐积累并内化为黑人的创伤与白人的特权。尼克森（Rob Nixon）认为：慢暴力指一种逐渐发生且不易察觉的暴力，它是延迟性的，在时间与空间中弥散展开，是一种损耗性的暴力（*attritional violence*），而这种暴力通常甚至不被视为暴力（2011, p. 2）。诗中对法庭场景的描写表明：美国社会内部针对黑人群体的结构性暴力是内化的、历史性的、以及制度性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叙事中被遮蔽、被合理化、甚至被美化的集体无意识。诗中，法庭并非真理的殿堂，而是权力的延伸；证据、录音、陪审团等法庭组成被用来示范司法的选择性。罗德诗歌叙事经历从想象到现实的转变：前段是梦/想象、意象繁杂；而“在皇后区射杀一名十岁孩童的警察”（*The Collected Poems*, p. 346）则把诗文本地化，直击历史语境中的枪杀事件（即格洛弗被杀），完成从个人心理到公共史实的诗意书写，并强化了诗歌作为证言的功能。警察的言语本应代表公平正义，诗中当事警员的粗暴语言（如“去死吧，你这个小王八蛋。”）与法庭控辩（如“我没注意他的身材或别的什么/我只注意到肤色。”）却充斥着种族歧视的傲慢；诗行“有录像带可以证明”既从道德层面控诉警察暴行，也从司法层面主张黑人权力。然而，即使有明证，正义却难以保障。同时，录像带的讽刺之处在于真相可以被记录，却不会自动转化为正义，这其中暗含了对白色优越与证据政治的质疑。诗中最可怕的并不是某个警察的暴行，而是当体制通过“无罪释放”使暴行合法化时，整个社会如何参与了对黑人生命的系统性漠视。诗行“11 个白人男子宣称他们

相信/正义已然得到了伸张/一个黑人女性说:‘他们说服了我。’”表明:陪审团的构成与运作,使黑人生命成为被妥协、被牺牲的筹码。面对无罪释放的法庭判决,陪审团中的十一名白人男性认为“正义得到了声张”,一名黑人妇女表示“他们说服了我”。罗德认为黑人女性陪审员的表态不仅是个人对白人至上种族观念的妥协,更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女性放弃生育权,并绝望地抵制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压迫:“用水泥封堵子宫,为我们的孩子筑起一座坟茔”正是诗人拒绝新生的孩子再次坠入种族-性别深渊的诗意书写。诗行把孕育黑孩的子宫比做坟墓,这象征着代际的损耗与生育的政治化。该诗揭示陪审团的“合法裁决”剥夺黑人的生命意愿,由此批判了现行司法体系的正义性。诗歌表明,法律并非中立,而是在种族与性别结构里运作,使“正义”成为一种表演与再分配暴力的机制。此外,诗行不断回到“孩子”与“子宫”的图像,“直到她松开了她人生里第一次真正拥有的权力/并用水泥把自己的子宫/变成我们孩子的墓穴”(The Collected Poems, p. 346),母体的保护、抚慰行为被视为无力;而陪审团中黑人女性的妥协则犹如将子宫封死,剥夺了生育与未来的希望。诗歌叙事中的“母性政治”不仅是情感或生物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即谁被允许生存、谁的未来被保障,均成为可在体制内商讨的、可消耗的议题。最重要的是,全诗开篇“诗与修辞之间的区别/在于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去杀死你自己/而不是杀死你的孩子”,以极端的伦理选择为该诗立题;结尾处“我无法触碰我体内的毁灭。/但除非我学会使用/诗与修辞之间的区别”(The Collected Poems, pp. 346-347)又以相同的伦理拷问结题。诗人将“诗”与“修辞”进行伦理区分,即诗是自我反省、自我牺牲的形式,而修辞则变为为了赢得外部权力而牺牲后代的工具。诗歌结尾处,“当我把她打得不省人事并在她的床上点火/会有一个希腊合唱队用三拍子的节奏唱着:‘可怜的人。她从未伤害过任何灵魂。他们这些野兽呀。’”(The Collected Poems, p. 347)并非鼓励黑人群体暴力复仇,而是一种自我告白式的暴力幻想。罗德把最可憎的想象曝露在外,强调当压迫长期堆积而无法得到正义的恰当回应时,被压迫者的伦理受到侵蚀,将产生恐怖的复仇冲动。这是暴力循环的心理图景与公众预警,即暴力并非只是施为,也可能内化并反弹。可见,无论白人亦或黑人,均内化了北方传统的种族主义倾向;不管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都潜移默化地认同或妥协于美国社会的结构性暴力,接纳了黑人作为差异他者可被损耗的命运。

诗中以“白色荒漠”“黑色脸庞”“血”“阳光”“录音”“子宫”“墓穴”等隐喻,揭示美国社会内化的结构性暴力对黑人群体带来持续的、无法言说的伤害。该诗表明结构性暴力将在人类价值谱系中划出生存与可丧失的界限。霍尔(Stuart Hall)指出:在主流的社会学传统中,文化是一个融合的领域;但它并未告知文化融合所围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为了获得并维持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共识,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必须被边缘化、从属化(2021, pp. 36-37)。罗德书写美国“深南”处境中黑人生存困境,揭示阈限中生死、生殖、身份、语言的边界,警示社会结构如何将边缘群体置于可耗损的位置。诗人将诗作为证言与抵抗的手段,不只是叙述愤怒,而是书写诗歌伦理。《权力》直面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性别双重暴力、创造如水泥封堵的子宫等毁灭性的意象、指出证据-证言无效的司法制度弊病,进而呼吁读者把愤怒转化为有组织、方向明确的政治行动,而非泄私愤、甚至被制度的恶所吞噬。诗中陪审团对结构性暴力的认同与妥协,体现了内部殖民逻辑在美国社会的理论实践,并表明这一殖民话语的全球化通过内部酝酿与外部传播的方

式强化其作为权力话语的地位。该诗从白人群体内部殖民的逻辑惯性到黑人群体内化损耗的自我妥协,披露了“深南”语境中的黑人生存困境与诗歌策略。罗德诗歌中涉及黑人经验的差异损耗书写记录了施加于黑人群体之上的暴力以及慢暴力,以及在时间中不断积累并形成的黑人代际创伤。

二、加勒比记忆中黑人经验的创伤传递书写

全球北方理论根植于一种认识论二元等级结构,该结构深受北方话语影响,充斥着伪科学式的客观主义叙事,认为全球南方的认识论和思维是前现代的、迷信的,因而不是重要的(*The Routledge Companion*, p. x)。换言之,现代性理论是以西方为主导、根植全球北方的殖民权力话语体系。殖民话语不仅是全球话语的一种声音,而是作为引领和拯救被邪恶、野蛮/原始、不发达、专制所影响的全球其余地区的权力话语,力图实现人类永恒福祉(Mignolo, 2011, p. 28)。不难发现,南方理论的发展与抵制殖民话语关系密切。全球南方研究的紧迫性在于其在知识生产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故建构南南知识体系所面临的不稳定性表明强调并坚持地方性与夹缝性的迫切性(*The Routledge Companion*, p. xi)。据此,南南研究是根据南方经验,在生产体系与权力结构中重新审视知识生产历史与建构知识话语权力的努力。南方理论去殖民化的世界愿景应是多中心的,即“任一文化均不能凌驾于其余文化之上”(Mignolo, 2011, p. 28)。这一多中心、多元文化共荣的倡议正是南方理论去中心化、突出地方与阈限书写的理论内核。“去中心化的发声位置”被视为一种方法论,以便“在知识的全球流通中实现对认识论位置的全面批判性分析与再分类”(Klengel & Wallner, 2016, p. 10)。

罗德的生平与创作具有上述南方理论主张的某些特征:她出生于纽约哈莱姆区的一个加勒比移民家庭,身处物质与精神、中心与地方的双重夹缝中,族裔身份所内化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困境赋予罗德诗歌去中心化、强调差异的创伤书写特质。她曾如此记录黑人女性日常感知:

黑人女性以及我们的孩子都清楚,我们生活的织体是由暴力与仇恨缝合而成的,从来没有片刻安宁。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并不仅仅存在于抗议的纠察线上、幽暗的午夜小巷中,或那些我们敢于将反抗诉诸言语的场所。对我们而言,暴力愈加强烈地编织进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在超市里、在教室中、在电梯里、在诊所和学校操场上;来自水管工、面包师、女售货员、公交司机、银行柜员,以及那位拒绝为我们服务的女服务员。(Lorde, 2007, p. 119)

诸如此类的日常慢暴力损害并消耗黑人对身份与价值的自我认知。差异成为她们被标识、被歧视和贬损的符号,成为创伤代际传递的根源。若将经历语言损耗的个体视为理解与产出过程中激活程度的差异(Schmid, 2019, p. 19),黑人群体经历种族主义、创伤疗愈与身份认同的漫长过程,其身份价值损耗的差异则可理解为种族歧视与自我疗愈中创伤程度的区别,如创伤的他异性(alterity)——阈限诗学(the poetics of liminality)与阈限伦理(liminal ethics)的核心主张,强调集体创伤与个体创伤的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Onega

& Ganteau, 2014, pp. 14-15)。据此，黑人身份价值的差异损耗与其创伤他异性和创伤传递存在关联。换言之，黑人自我认知既受美国社会结构性暴力造成的差异损耗影响，也在创伤他异性和创伤传递中发生变化。克勒曼（Natan P. F. Kellermann）认为，创伤的传递机制“是一个更为多面向的过程，涉及各种显性与隐性的亲子学习经验，包括内化、投射性认同、模仿、社会化以及替代性学习……可被视为一种微妙的‘父母中介过程’”（2001, p. 208）。这表明创伤在家庭内具有极强的传递性与影响力，与罗德诗歌关于黑人女性的创伤书写有相似之处。

《家族的相似》（“A Family Resemblance”）收录于罗德首部诗集《第一批城市》（1968），围绕“黄金”“漂白”“拱门”“噩梦”“石头”等核心意象，探讨黑人女性主体间的创伤记忆、情感经济、地缘政治等主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墨西哥是美国左翼流放者的精神家园，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概念正是这一时期由奥格斯比（Carl Oglesby）引入理论界，最初意指美国冷战时期对东南亚实施控制的外交政策。全球南方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地理范畴，它召唤地方性与历史性的关联：全球南方横贯整个热带地区，还贯穿殖民与种族灭绝的历史、以及当代新殖民主义企业与银行的实践——这些均来自全球北方的软性与暴力双重介入（*The Routledge Companion*, p. xii）。墨西哥地处全球南方，其历史与当下均属南南研究的重要关切点；罗德年轻时曾旅居于此，且这段经历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重要影响（Lorde 1982: 210）。相较于美国，墨西哥地处其地理上的南方，形成与美国、欧洲等地缘政治中心相异的帝国边缘地带。墨西哥时光使罗德跳出美国式种族与性别差异分类，激活她身体、情感深处与格林纳达的联系，包括知识、记忆、情感等方面；同时，身处种族-性别他者与身体异化束缚之外的墨西哥，罗德以同性爱欲获得美与权力的顿悟。（Bolaki & Broeck, 2015, pp. 179-184）这是一种在同性交往中获得的自我身份确认，并启发其诗歌爱欲书写中的身体政治实践。旅行经历的洞见在《家族的相似》中表现为将情感经济与爱欲书写作为反霸权力量的最初构想。“家族”暗指历史中的时空延续，“相似”则寓意传承性的身体/意识生产。“我的姐妹与我发肤眉眼一脉相承/而我深知她早已失信于人”（*The Collected Poems*, p. 25）表现身体相似与信任破裂之间的张力，家族身体特征相似蕴涵创伤记忆的传递，表明诗歌从身体书写向情感生产的转变；“相似”是家族传承，也是女性身体与情感创伤的共同印记，而“失信”则揭示创伤传递中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复杂的。“狂热”意指欲望，与接续诗行中的“黄金”互文，均寓意欲望、希望或价值，特别是与女性相关的身体政治隐喻。从“家族”的历史/延续时空到“相似”的身体/意识生产，罗德构建诗歌虚构感受与个人现实体验中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雏形——美国、墨西哥、格林纳达之间的身份地理定位。墨西哥远非边缘化之地，在此反而凸显为理解罗德关于情感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复杂关联的重要场域：

墨西哥因此成为罗德与格林纳达之间关系的媒介，也成为她与母亲之间复杂联系的中介。正如她后来在接受里奇（Adrienne Rich）采访时所回忆的那样，在墨西哥度过的一段时间，让她能够触及那些将她与母亲讲述的格林纳达生活故事联系起来的知识、记忆与情感。罗德在墨西哥的经历激发了其身体与内心深处的联结，使她得以超越白人至上的北方传统、抵达界定自我身份的南方纽带。通过动摇她作为一个脆弱的美国

公民的归属主体位置，以及这一身份所允许的受限自我形式，墨西哥“提醒”了她“我们曾经认出彼此”。（Bolaki & Broeck, 2015, pp. 182-183）

对于罗德而言，美国与墨西哥、格林纳达之间截然不同的黑人经验提供了重新思考地缘政治间跨界团结的可能性，并重新激活诗人关于女性相互依存与共同斗争的政治承诺。

“家族的相似”象征地缘政治中的情感生产，是罗德身处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时对多元身份定位可能性的感知。“罗德在墨西哥得以站稳脚跟，并以一种新的方式认识、定位自己；

‘希望’在她意识的地平线上升起，为她带来另一种可能的种族结构的展望；在这种结构中，她‘被法律赋予的他者性’（Lord, 1982, p. 168）不再是一种注定的前提”（Bolaki & Broeck, 2015, p. 182）。罗德暂离美国、旅居墨西哥的经历引发多元身份的重新定位，为《家族的相似》中的姐妹政治提供诗歌灵感。诗人曾指出，黑人女同性恋女性拥有姐妹情谊与力量，积极参与了这个国家每一场自由抗争运动^①。姐妹政治强调对差异的接纳，在承认差异之力量的基础上，彰显异质性的黑人女性主义主张。“希望”既出现在罗德身份重构的真实经历描写中，又与《家族的相似》中的象征意象“黄金”相关。诗行“当她年轻、

对每一种狂热都敞开自己时/她把黄金戴在脸上/像一层幸运的面纱/在每一场雨中等待一束光的幻梦”（*The Collected Poems*, pp. 25-26）中，“黄金”是象征欲望、希望、女性价值的政治隐喻。各类装饰性物件（如黄金）、躯体与姿态昭示财富与欲望的关联，解构了同一性与差异性非此即彼的逻辑……将财富的定位从交换价值转向使用价值、把欲望纳入经济领域的批判路径。（Liu, 2022, p. 487）正如“年轻对狂热的拥抱”象征被社会内化的女性身份定位，“黄金戴在脸上”表明贵金属对女性的意义在于装饰功能而非价值属性，寓意社会期待赋予女性的装饰性价值；换言之，女性价值不在于其自身定位，而在于她相对于装饰物的位置。故，传统观念认为：女性身份缺乏独立性、强调附属性。此外，作为装饰性的女性存在是依附性的，更是被动的。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女性相信“幸运”、期许

“梦幻”，诗行“像一层幸运的面纱/在每一场雨中等待一束光的幻梦”表明“姐妹”被置于虚构的幻觉中，将自己托付于虚幻的美好，并寄希望于外在因素与不确定的未来，即一束并不会到来的光。“黄金”代表欲望、希望、幻梦，作为价值度量且具有物质-精神属性的双重符号，它被用来圈定女性依附性的、装饰性的身份定位。更有甚者，诗行“然而太阳升起/像水晶般灼烧我们的双眼/把天际的希望漂得泛白”（*The Collected Poems*, p. 25）中，象征秩序的“太阳”并未为弱势女性主持正义，而是抹去虚幻的希望。这是诗人对制度性暴力的控诉，也唤醒了内化身份束缚的“姐妹”。诗中，“漂白”连续出现，既表明白人主导的文化结构抹杀黑人存在、消除黑人价值，又批判现代性话语权力以理性霸权强化白人优先、漠视黑人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漂白”，既有白人文化内部殖民的历史影响，又是内化了权力话语的黑人选择。沉醉在虚构的善意中，“姐妹”的身份被质疑、被否定；当她深切体会真实处境时，装饰的“黄金面纱”化身“拱门”，寓意信任崩塌后其身份定位结构的转变，即从曾经的希望变为通向创伤的门户。拱门是结构性的，指向预定的命运轨迹。随着诗行的推进，拱门预示的命运通道以噩梦般的创伤记忆呈现。同时，

^① Lorde, Audre. (2020). *The Selected Works of Audre Lorde*. W. W. Norton & Company, pp. 60-6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The Selected Work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门廊本应作为象征安全的家的一部分，却成为暗示黑人女性身体被狩猎的空间，与寓意被狩猎时间的噩梦共同构成黑人女性的集体创伤。当夜晚不再宁静，当港湾不再安全，狩猎强化了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她们被凝视、被审判、被占有、被种族与性别权力所追逐。噩梦带来的恐惧使失眠成为持续性的创伤，但当“我的姐妹不再等待/也不再为那离开她床榻的黄金哀悼”时，黑人女性告别被塑造的自我。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我的姐妹与我一般舌锋唇枪……她如石头般不再轻信”（*The Collected Poems*, pp. 25-26）。舌头是发声器官，拥有舌头意味着不再沉默，即诗人所强调的“我们的沉默不会保护我们”。罗德的这一信念来自旅居墨西哥时与尤多拉的相处：

尤多拉为罗德的生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爱欲维度……体现了“爱的一切维度——源于混沌，又具有创造力。”……允许自己去感受，经常调侃罗德的“拘谨”，并教她不要回避情感的强度——这对未来那位将告诉后代“我们的沉默不会保护我们”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女同性恋者、战士诗人”来说，并非细枝末节。（Bolaki & Broeck, 2015, p. 183）

可见，罗德的墨西哥经历与《家族的相似》互相佐证，从“深南”视角探讨现实与想象中的姐妹政治设想与实践，为黑人女性重新定位地缘政治中的情感经济与爱欲书写中的身份政治。诗歌击碎北方理论中的种族与性别殖民所编织的谎言，主张在差异中相互依赖和共同抗争的姐妹政治，帮助黑人女性挣脱早已内化的边缘身份桎梏。

三、全球南方语境中黑人经验的多元融合书写

詹姆斯（William James）探讨多元宇宙与统一宇宙之间关系时指出，多元宇宙能构成统一宇宙，因宇宙的每一部分必然通过某种可能的、间接的纽带相连与其紧邻的部分紧密勾连，交融渗透，且不可分割”（1920, p. 325）。多元与统一彼此共生的哲学论断为全球南方与北方经验提供了相互融合的契机。全球化是世界乌托邦，是上帝之下的全球统一市场（Lopez, 2007, p. 7）；全球化话语产生于全球经济中心，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中传播开来（*The Routledge Companion*, p. xii）。资本主义随全球化发展而增强，政治、军事关系则沿着世界劳动体系中根本的经济关系所显示的路线流动，表现出现代性晚近讨论中的多维全球化进程”（罗伯森，2000, p. 21）。换言之，与普世的、现代主义的资本全球扩张相伴而生的，是多元化的应对策略，并催生了一系列非规则却日益强烈的反全球化对立力量。反全球化的对立力量来自分散的底层主体；巴米叶（Mohammed A. Bamyeh）将其描述为“因遭受压迫而集结自身……并在政治行动的发展过程中稳步实现可用于斗争的不同社会类别之间文化层面的汇合”（2000, p. 20）。无论是后全球化的大都市亦或整个全球南方，这一复杂的跨国群体以反向文化或多元文化逻辑对抗全球化压力。为了避免制度不平等与压迫的再生产，全球南方学者关注显性的反全球化对立力量如移民或族裔行动组织，尤为关切机遇与平等问题。作为对全球化的反拨，全球南方理论中的多样性理念强调多元融合、差异共生，表现在经济多样性、政治地缘性与文化差异性等。以上关切在罗德阈限书写中亦有所表现；以《黑色独角兽》（“The Black Unicorn”）为例，诗歌从象征重构、身体/爱

欲书写、神话改写三个角度批判北方理论对黑人群体的情感冷漠与制度暴力，并以身体/爱欲书写探索黑人女性力量之源。

罗德认为：正视爱欲在我们生命中的力量，便能赋予我们推动世界实现真正变革的能量，而非仅仅满足于在欧美主流叙事这一陈旧乏味的戏码里更换几个角色（*The Selected Works*, p. 35）。爱欲是一种情感欲望，罗德从他者视角出发，将爱欲视为为文化他者赋能的力量。其诗歌中的爱欲书写以生命的原初动力呼吁差异政治主张中的种族-性别平等，批判欧美白人男性权力主导的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爱欲成为黑人女性将差异损耗转化为差异价值的生命力量，帮助罗德书写多元融合的黑人经验。谢帕德（Odell Shepard）指出：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斐提乌斯（Photius）笔下的独角兽是白色、美丽、纯洁、梦幻的生物，充满力量且不受控制；其最早书面记录可追溯至公元前 4 世纪，是一种在古印度被描述、却无实证的神秘动物，以至于南非山洞发现的一幅壁画都可能作为其存在的证据（Shepard, 1930, p. 25-30）。独角兽的形象符合西方文化传统期待，而罗德诗歌中的改写不仅借颠覆固有意象打破传统文化秩序，又赋予独角兽以黑人女性所独有的爱欲力量。斯洛特戴克曾以球体意象将人类历史中的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天体全球化、大地全球化和电子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内部》译者序，pp. 4-5）。罗德诗歌创作与全球化进程存在关联，如罗德曾旅居多国的经历使她对全球北方传统的束缚有切身体会；在诗歌《黑色独角兽》中她以黑色重构这一西方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意象，彰显可视的身份差异，进而抵制北方理论对底层/黑人群体的漠视。其中，“黑独角兽是贪婪的。/黑独角兽是急躁的”（*The Collected Poems*, p. 9）以贬义词反讽白人文化对黑人女性的否定投射。诗歌以“贪婪”和“急躁”开头，讽刺殖民、白人父权文化对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并揭示其对黑人女性的压制。诗人赋予黑独角兽这些特性，以重复将身份污名转化为生命力量。“黑独角兽曾被误认为/只是一个影子/象征”（同上）表明黑人拒绝被符号化、被抽象化的态度，批判西方理论与美学将黑人女性经验符号化、意象化，却从未给予主体认同。“影子”具有无形、无自我、可遮蔽等特征，仅作为他者主体的投影；“象征”则意指被理论化、被消费、被剥夺真实感受的文学修辞。诗人大声疾呼：黑独角兽不是他人文本里的象征，而是拥有自主身体、情感、记忆的存在。

据中世纪与之有关的绘画以及文学作品，独角兽与女性身体并置、具有女性气质，象征纯洁、贞洁、善良、完美与神圣的品质（Shepard, 1930, p. 48-49）。罗德诗行“它的角并不/安放在她的腿上，/而是在她月亮般的深穴里/生长”（*The Collected Poems*, p. 9）则强调黑女性身体的神秘创造力与强大力量，是最具身体政治意味的爱欲书写。其中，黑独角兽的“角”摆脱西方传统中的治愈奇效，被转化为性、力量、暴力与创造的混合象征。同时，“它的角并不/安放在她的腿上”寓意黑独角兽不再是被动、温柔、外露性的女性身体印象；“而是在她月亮般的深穴里/生长”中，“月亮”指向女性周期、生育、夜的力量，“洞穴”是深处、子宫、伤口、潜能、黑暗；两者结合表明黑女性的身体从接纳创伤的可损耗资本转变为象征战争、创造、魔法与未来的力量源泉。换言之，黑人女性身体最深处、最原始的创造力和强大力量正在孕育生成；黑人女性身体是力量的源头，具有生命力，而非被凝视、被符号化的对象。

对资源的随意占有与利用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近代对于广阔世界的感觉由美国的基本体验、占有土地和资源的随意性决定”，全球化设想则是美国领土扩张时代精神的延续，“地球以其丰富授权我们这一代进行开发利用”（《资本的内部》，pp. 181-183）。面对将一切资源化的美国经验，《黑色独角兽》以爱欲书写彰显黑女性身体政治的生命与力量。罗德曾指出：权力有许多种形式，被使用的、未被使用的，被承认的或未被承认的；爱欲是一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的资源，它位于一种深层的女性与精神层面，深深扎根于我们那些未被表达或未被认知的感受所蕴藏的力量之中（*The Selected Works*, p. 31）。换言之，为了延续自身，每一种压迫都必须腐蚀或扭曲被压迫者文化中那些能够为变革提供能量的多种力量来源；对于女性来说，这意味着：爱欲作为一种我们生命中的力量与知识来源，被抑制、被排除在外。黑人女性只有冲破白人在种族-性别方面的文化枷锁，才可能以底层经验发声、建构夹缝中的身份权力话语、重塑可视的差异身份价值。

17 世纪初出版的钦定版《圣经》中，独角兽以充满力量、野性与不可征服的精神气质出现，与狮子、野牛和牛犊等动物形象相关联，营造了一种高贵且令人敬畏的生动意象（Shepard, 1930, pp. 41-42）。《黑色独角兽》中的诗行“黑独角兽是不安的，/黑独角兽是不屈的，/黑独角兽/并不/自由”像是压抑太久的呼吸，也像是被切断的咒语，最后的句式短促、断裂，形成一种喘不过气的节奏。尽管诗行前半部分的诗歌意象充满力量，结尾处却骤然转向无力的政治现实，即黑独角兽不自由。这源于种族制度、殖民历史、性别压迫对黑女性的束缚。黑独角兽这一极具族裔意识的神话符号虽具打破桎梏的象征力量，但黑人女性仍然困于压抑且逼仄的处境：愤怒与创造力并不等于解放；且黑女性依旧在充满结构性暴力的现实世界中生存。换言之，自由的缺失本质上是跨越神话与现实的政治控诉。诗中的黑独角兽指向黑人女性，象征被误读、被压制但依然生长的力量，是一种拒绝被阉割的神性存在。相较于白色独角兽，罗德笔下的黑色独角兽是他者想象的再现，以非裔意识的文化意象凸显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海德（Lewis Hyde）研究想象与属灵的爱欲生命时提到非理性的爱欲交换，认为惠特曼创作生涯的顿悟时刻是因其与灵魂分享食物所获得的馈赠（1983, pp. 162-163）。这一馈赠交换是自我与他者的欲望相融，是可替代市场经济并能生产情感价值的爱欲交换。正如巴耶塔（Georges Bataille）补充、甚至颠覆了经济作为稀缺性配置的传统观点，他指出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现象并非稀缺，而是那种无法被有效生产性利用、因而必须被无利可图地消耗或浪费掉的“过剩”（1991, pp. 21-23）。巴塔耶的理论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并提醒我们，许多经济行为背后潜藏着“非理性”、甚至爱欲动机，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传统经济学难以充分处理的（Osteen & Woodmansee, 2005, p. 25）。非理性的、他者的文学想象与欲望书写生产颠覆传统的爱欲情感价值，这一价值契合罗德差异政治理论中关系平等主义的差异价值主张。不同于约翰逊呼吁理性回归、抵御“非理性”情感引发的社会失序、重塑以生产性劳动为核心的经济秩序（陶久胜, 2026, p. 79），罗德强调爱欲书写中的情感生产，并以此建构黑人被损耗的身份与价值。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主张“成熟的经济学绝非巫术玄学，而是诗性之思……关键在于理解历史，而非改造历史”（1990, p. 109）。其人文经济学强调理性科学与感性人文之间的融合，推崇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开放性、生成性与阐释性（Seybold & Chihara, 2019, pp. 42-43）。诗人正是以黑色独角兽这一诗意的、肉身的、政治

的、超自然的、又极具非裔意识的形象重建一种属于黑人女性的神话，彰显一种不被占用、从身体深处生长出来的成熟力量。在神话重构的诗意书写中，罗德发现情感生产中孕育的生命力量。更重要的是，诗人以《黑色独角兽》改写西方神话，此举既是对北方理论的挑战，也是“深南”视域下的诗歌爱欲书写。正如“甘地毕生最深切的追求是调和并重新整合人类生活的各个维度——这些维度在现代社会中日益疏离、彼此冲撞”（Dallmayr, 2019, p. 130），罗德在被理性神话割裂的现代世界中尝试以诗歌爱欲书写寻求生命力量里孕育的差异价值。

结语

全球化是资本的世界范围拓殖，是单边主义行动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延续，也是现代主义宏大叙事中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话语。数百年前，当欧洲人以进攻者的姿态推进船的神话、基督教信仰、对祖国领主的忠诚、对外部空间科学的领会与语言的翻译时，全球化历史必须选择讲述用以抹杀殖民地存有的遮蔽物历史，描述具有遮蔽作用的存在，进而创造“空白之地”（《资本的内部》，p. 189）。全球化本质上是后殖民时代西方霸权话语的世界建构；全球化的根本矛盾在于：殖民历史叙事的空白空间臆断掩盖差异存在，持续强化世界通行的普遍原则，进而合理化后殖民逻辑。罗德以诗歌书写被抹杀、被漠视的黑人经验，记录美国社会对结构性暴力的认同与妥协所助长的内部殖民逻辑，探讨现实与想象中的姐妹政治设想与实践如何重新定位黑人女性地缘政治中的情感经济，以及如何借鉴爱欲经验改写西方神话、建构黑人女性的身份政治话语体系。其创作刻画美国社会结构性暴力中的白人内部殖民与黑人自我妥协，打破北方理论中种族-性别殖民所编织的谎言，披露“深南”语境中的黑人女性困境，最终通过爱欲书写与姐妹政治帮助黑人女性挣脱早已内化的边缘身份桎梏，构建基于美国黑人经验的权力话语与诗歌策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奥德·罗德诗歌中的黑人女性差异价值研究”（项目编号：YCBZ2025140）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1&ZD2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Program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entitled *The Value of Difference for Black Women: A Study on the Poetry of Audre Lor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 Economics* (Project No. YCBZ2025140), and from the Sub-project of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entitled “Translation of and Research on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21&ZD280).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Yuejun ^{ID} <https://orcid.org/0000-0002-5692-3088>

Li Yiq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4097-1747>

References

- Athreya, Bama (2022). "Can Fashion Ever Be Fair?" *Journal of Fair Trade* (02): 16-27.
- Bamyeh, Mohammed A. (2000). *Ends of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taille, Georges (1991).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ume I Consumption)*. Zone Books.
- Bolaki, S., & Broeck, S. (Eds.) (2015). *Audre Lorde's Transnational Legacie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瑞文·康奈尔 (2024): 《南方理论: 社会科学知识的全球动态》, 詹俊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Connell, Raewyn (2024).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translated by Chang Xuan.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Dallmayr, Fred (2019). *Integral Pluralism Beyond Culture War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Gardner, Kirsten E. (2000). "A History of Post-Mastectomy Breast Prostheses, 1945-2000." *Enterprise & Society* (03): 565-590.
- Gibbons, Andrea (2018). "The Five Refusals of White Supremac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3/4): 729-755.
- 斯图亚特·霍尔 (2021): 《文化研究 1983: 一部理论史》, 周敏, 程孟利译。商务印书馆。
- [Hall, Stuart (2021). *Cultural Studies 1983: A Theore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Zhou Min, Cheng Mengli. The Commercial Press.]
- Hyde, Lewis (1983). *The Gift: Imagination and the Erotic Life of Property*. Vintage Books.
- Anonymous. (2021). "J Labor and Demographic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02): 706-709.
- James, William (1920). *A Pluralistic Universe*. Forgotten Books.
- Kellermann, Natan P. F. (2001). "The Long-Term Psychological Effects and Treatment of Holocaust Trauma."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03): 197-218.
- Klengel, S., & Ortiz Wallner, A. (Eds.) (2016). *Sur↓South: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thinking Latin America / India*. Iberoamericana • Vervuert.
- Liu, Xin (2022). "Crazy Rich Asians: Towards an Ornamental Feminist Account of Wealth and Desire." *The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114): 475-489.
- López, Alfred J. (2007). "Introduction: The (Post)Global South." *Global South* (01): 1-11.
- López, Alfred J., & Quintana-Vallejo, R. (Eds.) (2024).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South*. Taylor & Francis Group.
- Lorde, Audre. (1982). *Zami*. Crossing Press.
- Lorde, Audre. (1995). *The Black Unicorn*. W. W. Norton & Company.
- Lorde, Audre. (1997). *The Collected Poems of Audre Lorde*. W. W. Norton & Company.
- Lorde, Audre. (2007).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Ten Speed Press.
- Lorde, Audre. (2017). *A Burst of Light and Other Essays*. Ixia Press.

- Lorde, Audre. (2020). *The Selected Works of Audre Lorde*. W. W. Norton & Company.
- McCloskey, Deirdre. (1990). *If You're So Smart: The Narrative of Economic Experti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gnolo, Walter D. (2011).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Duke University Press.
- Nixon, Rob (2011).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inas, E., Onodera, H., & Suurpaa, L. (2018). "Evasive Youth, Oblique Politics." In E. Oinas, H. Onodera, & L. Suurpaa (Eds.), *What Politics? Youth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Africa* (pp. 1-20). Koninklijke Brill.
- Onega, S., & Ganteau, J.-M. (Eds.) (2014). *Contemporary Trauma Narratives: Liminality and Ethics of Form*. Routledge.
- Riley, Kristine (2017). "Empowering Justice: An Intersectional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Sex Tra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05): 1157-1190.
- 罗兰·罗伯森 (2000): 《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Robertson, Roland (2000).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translated by Liang Guangya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Schmid, Monika S., & Kopke, Barbara (Eds.) (201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Attr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ybold, M., & Chihara, M. (Eds.) (2019).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Routledge.
- Shepard, Odell (1930). *The Lore of Unicor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斯洛特戴克 (2014): 《资本的內部: 全球化的哲学理论》, 常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Sloterdijk, Peter (2014). *In the World Interior of Capital: For 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translated by Zhan Junfe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陶久胜 (2026): “《徒劳的愿望》中的启蒙思想、经济人与道德情操焦虑”,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02): 74-82, 154。
- [Tao Jiusheng (2026). "Enlightenment Thought, Economic Man and Moral Sentiments Anxiety in 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2): 74-82, 154.]
- Turner, Jack (2021). "Audre Lorde's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M. L. Rogers & J. Turner (Eds.),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 Collected History* (pp. 563-59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ile, John R. (1997). *A Compan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Amendments* (2nd ed.). Praeger Publisher.
- Woodmansee, M., & Osteen, M. (Eds.) (2005). *The New Economic Criticism*.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